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的演变及启示

□吴拓 傅文奇*

摘要 采用文献调查法和历史研究法,对1925年以来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做了梳理,对7个图书情报学硕士认证标准的背景、主要内容、地位和意义做了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认证标准演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归纳其特征,概述了认证制度对全球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 图书情报学教育 教育认证制度 美国图书馆协会

分类号 G259.712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5.017

1 引言

认证(Accreditation)是透过非政府组织的评价,审查教育机构或专业课程是否符合既定的标准,而后给予合格单位许可的地位。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自1925年发展至今,凡是经过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所认证的图书馆学院,其教育品质大都获得外界承认。该制度为学生择校和学分互换体系提供了参照,保证图书情报学教育维持在一定水准,促进了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美国是世界上图书情报学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研究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既有利于我国培养适应国际潮流、满足多元化职业需求的图书情报学硕士,又有利于我国图书情报学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相关标准的修订,从而促进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的发展。

国内外相关文献集中在认证制度研究、现状研究以及比较研究三个方面。在认证制度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卡诺夫斯基(Carnovsky)介绍了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的发展背景、产生缘由,并评价了“1952年标准”^[1]。扬迈耶(Yungmeyer)介绍了“1972年标准”实行以来实地小组考察的整个流程,概述了认证制度的历史、认证小组成员的选择标准和学校所需要准备的材料等^[2]。丁友贞对1925年、1933年、1952年和1972年认证标准做了

分析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台湾图书资讯学教育改革的建议^[3]。游柱然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质量认可制度,归纳该制度具有间接监控高校质量、认证机构具有非官方性质、以学校为中心和达到最低标准等特点^[4]。

在现状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巴伦(Barron)反驳了远程教育会导致图书馆学院倒闭的观点,梳理了远程教育的发展、作用、效果以及给图书馆学院带来的机遇与挑战^[5]。华莱士(Wallace)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图书情报学教育课程改革的模型,该模型的主要框架为输入、行动和输出。作者对利益相关方采用访谈法,提出图书情报学教育课程改革的建议^[6]。金(King)对俄勒冈州图书情报学院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介绍了30年来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变化^[7]。比洛多(Bilodeau)通过对图书馆员的访谈,探究了社区实践在图书情报学教育中所起的作用^[8]。桑德斯(Saunders)对来自马萨诸塞州的37名图书馆高层管理人员做了4次访谈,调查他们的职业经历、对图书情报学教育及其毕业生的看法,最后总结出图书情报学毕业生所需的最主要的能力^[9]。

在比较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陈传夫对中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基础设施、课程结构、学位设立和生源情况等方面作了对比,提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创新^[10]。王梅玲采

* 通讯作者:傅文奇,ORCID:0000-0003-1189-5244,邮箱:fuwq@fjnu.edu.cn。

用比较研究法,探讨了英美与亚太地区图书情报学教育,对比了七个国家图书情报学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育评价、发展趋势等,最后提出建议^[11]。宛玲对英国图书情报学管理标准、英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整体评估标准、“2008年标准”和2000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认证标准四者内容进行了比较,并提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的建议^[12]。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认证制度共经过了七次修改,其内容随着图书情报学教育、图书馆事业、信息技术以及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与认证标准的历次修改有什么关联?七个认证标准的主要内容与演变路线是什么?认证标准具有哪些特征?认证制度的发展对世界图书情报学教育以及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有何启示?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和探索。文章系统梳理了美国图书情报认证制度的演变,对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的特点以及原因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2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历次标准的主要内容

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先后出台了七个图书情报硕士认证标准,对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各版标准反映了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体现出继承性和发展性两个原则。

2.1 “1925年标准”

19世纪末期,图书馆学教育已经在很多国家起步。在美国,由于杜威等人的竭力推动,图书馆学教育迅速发展。但是,1915年以后,图书馆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不足渐渐暴露。图书馆界批评图书馆学校的课程缺少统一规范和标准,教师及毕业生质量太差^[13]。在这种背景下,卡耐基基金会于1919年委托威廉姆森(Williamson)对美国图书馆教育进行调查,并于1923年出版了《威廉姆森报告》。该报告调查了当时所有的图书馆学院,并建议ALA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图书馆学院的评估认证,以此提升图书馆学院的教育品质^[14]。在此之前,美国图书馆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ibrary Schools, AALS)对图书馆学院的认证没有成功。同年,ALA成立了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BEL)。该机构负责对

图书馆学教育界进行调查,为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制订临时标准,起草对这些机构进行认证的计划,并向ALA委员会报告^[15]。1925年,BEL颁布《图书馆学院最低标准》(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Library Schools,简称“1925年标准”)^[16]。“1925年标准”将认证项目分为初级图书馆学本科生院、高级图书馆学本科生院、图书馆学研究生院和高级图书馆学研究生院。认证内容包括组织和行政、师资、课程设置、入学资格四个部分。总体来说,“1925年标准”为认证制度奠定了基础,提升了图书馆学办学层次,规范了图书馆学教育,为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图书馆学院设置了办学标准。但该标准偏重于量的评价,篇幅过长,内容繁琐,特别是在课程设置及师资上作了过于详细的划分,其适用性随着时代发展逐渐降低。

2.2 “1933年标准”

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受此影响,该时期创办的图书馆学院减少。卡耐基基金会实施“图书馆服务十年计划(Ten Year Program in Library Service)”,开始为ALA成员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提供持续的财力支持。这些投资保证了大萧条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正常发展^[17]。同时,由于“1925年标准”的适用性遭到批评,ALA活动委员会报告中建议BEL和AALS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18]。1933年,ALA理事会公布《图书馆学院质性最低标准》(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Library Schools,简称“1933年标准”)^[19]。该标准依据学制将图书馆学院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授予硕士学位,要求取得学士学位后进行一年的理论学习和一年的专业训练;第二类授予图书馆学第二学位,要求取得学士学位后进行一年图书馆学的学习;第三类授予其他学位(没有对学位进行要求),只提供一年的图书馆学教育。认证内容包括组织、管理、财政、入学要求、课程设置、学位授予、师资、教学时长、教学设备和实践等。与“1925年标准”相比,首次强调学生要具备一定的服务能力,增加了双学位的内容,在课程设置上进行精简设计,对师资方面的要求有所降低,并做出统一规定。另外,还要求图书馆学院必须开展教学实践。总体而言,“1933年标准”是一个过渡性标准,进一步规范了图书馆学教育,关注图书馆管理及服务。但该标准划分三类学院引起了争议,促使一些学院开展

硕士项目的实验。

2.3 “1952年标准”

1940—1948年,ALA与各图书馆学院召开了10次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专门会议,这一系列会议成为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该阶段又被称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修正时期^[20]。同时,丹佛大学等图书馆学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图书馆学教育项目,探讨哪一种学制适合图书馆学教育^[21]。在此背景下,各个委员会之间开始加强联系,进行了认证标准的联合修订。1952年,ALA发布了新标准^[22](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简称“1952年标准”)。该标准的内容包括组织管理、财务状况、师资和行政人员、入学资格、课程、学位、宿舍和设备、图书馆设施和服务八个部分。与之前版本相比,标准将认证对象确定为图书馆学五年制硕士项目,从以往重视量的评价改为重视质的评价,强调图书馆学的理论性与独立性。该标准在入学资格上要求学生具有学士学位以及其他学科背景;师资上强调教师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课程上尝试确定图书馆学核心课程。总体而言,“1952年标准”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修正时期改革的成果,基本上解决了学科内部出现的问题,强调图书馆学的独立性,加强了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2.4 “1972年标准”

20世纪60年代起,计算机科学开始对图书馆学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图书馆学课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情报学和文献学课程^[23]。同时,图书馆学教育办学层次继续提高,图书馆学院大量增加。在此背景下,国家对图书馆学教育开始重视,认证标准越来越规范,认证机构发生改变。1956年,ALA取消BEL,由ALA图书馆教育部(Library Education Division)履行调查和推动图书馆学教育的职责;同年,ALA成立新的认证委员会(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COA)负责专业学位项目,并负责标准的修订和认证。1972年,COA颁布新标准^[24](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1972,简称“1972年标准”)。该标准的内容分为专业课程目的和目标、课程、师资、学生、行政管理和财务、设备等六个部分。每部分的内容再分为标准名称、理论来源、具体内容以及可证明的资料。从“1972年标准”开始,标准的结构基本上确定下来。该标准扩大了认证范围,首次将广义的图书馆学定义为图书馆学、信息科学和

文献学,强调教育目标的重要性以及图书馆的支撑作用,要求每个学校都要有清晰的教育目标,发挥图书馆支持学习以及创新的作用。与之前版本相比,“1972年标准”是较为规范和成功的标准。具体来说,第一,该标准详细列出了各项认证内容所需要的证明资料。第二,该标准将课程分为一般学术和专业教育,罗列课程设置所遵循的原则。第三,该标准在师资上强调学科背景的多样性,奠定了跨学科交流的基础。总体而言,“1972年标准”确立了许多原则,如强调图书馆学院的独立性、跨学科的交流、图书情报学融合的趋势、图书馆学理论在多元化以及信息化社会中的应用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这些原则都被以后标准继承和发扬。

2.5 “1992年标准”

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济长期停滞和通货膨胀,图书馆就业市场迅速萎缩。同时,高等教育机构普遍面临财政困难,部分图书馆学院因经费增长幅度跟不上物价增长幅度,面临关门的命运^[25]。1980年,通过ALA认证的学院有70所。1990年,认证学院下降到57所。同时,80年代起,台式机开始大量推广,图书馆自动化成为图书馆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此外,该时期出现了新的两年制硕士项目,成为以后大部分院校所采用的形式^[26]。在此背景下,1989年6月,COA组成认证标准修订小组委员会,1991年完成草案,1992年通过标准^[27](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简称“1992年标准”)。该标准内容分为任务和目标的、课程设置、教师、入学资格、管理和财务、设备和资源等六个部分。与之前版本相比,首先,“1992年标准”将认证范围定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生院。其次,标准加入了学科双向交流的内容,在课程设置上强调不仅要介绍其他学科应用于图书馆学科的现状,还要介绍图书馆学科应用于其他学科的情形。为了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吸引生源,“1992年标准”增加了远程教育、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等内容,强调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为了避免认证学校数量大幅下降的情况,标准还将审查学校发展的可持续性。最后,标准还强调革新的重要性。总体而言,“1992年标准”的制定提高了认证门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图书馆学院“关闭潮”,体现了“图情一体化”的趋势,为图书情报学教

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2.6 “2008年标准”

21世纪初,美国7所著名的图书情报教育机构发起了“信息学院运动”(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简称“iSchool运动”),成立了iSchool联盟。10年来,iSchool运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实践领域,图书馆形态也发生由传统图书馆走向复合图书馆的转型。在此背景下,COA对“1992年标准”进行了修订,于2008年发布了新标准^[28](2008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简称“2008年标准”)。“2008年标准”内容上分为使命和目标、课程、师资、学生、组织和财政、设备和资源等六个部分。与之前标准相比,“2008年标准”明确反对针对图书情报学院的歧视,关注学院平等地位的取得。为了吸引生源,对学生入学资格的要求有所降低,扩大了学生权益。该标准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系统论在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应用。标准不仅强调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评价,还要求对师资进行全方位评估。在课程设置上,注重体现图书馆、社会和技术三者的联系。该标准形成了新的范式,即:图书馆学院必须根据社会需求以及一些原则确定自己所需要遵循的大纲,然后根据大纲确定如何考核学习成果,最后根据学术目标来设计课程,整个过程是反向设计。总体而言,“2008年标准”已经是一套比较完善的标准,传递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体现了系统论在该领域的应用。

2.7 “2015年标准”

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中,图书情报学教育开始注重数据素养教育,课程上加入了数据的组织、检索、分析、管理与保存等内容。在实践领域,如何打造图书馆第三空间,如何永久保存数字资源等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关注点。在此背景下,2015年COA修订了标准,发布了新标准(2015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简称“2015年标准”)^[29],计划于2017年秋开始实施。该标准分为系统规划、学生学习成果、课程、师资、入学资格、行政五个部分(见表1)。标准前言部分介绍了认证目的、认证机构、认证范围以及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定义。标准将系统规划置于突出地位,强调运用数据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分析,课程中增加了终身学习等内容,适应

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表1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资格认证2015年标准的主要内容

各章名称	主要内容
说明	说明了标准的制定原则,鼓励创新,强调标准是指导性而非定量描述。
原则	描述了认证过程所经历的程序,强调使命导向的重要性,另外还介绍了修订过程。
体系规划	图书情报学院要描述愿景,规定与学习成果有关的指导性目标,包括评估方式、评估材料等。
课程	描述信息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强调图书馆服务社区和保存文献的功能;关注终身学习;支持跨学科交流。注重评估的民主性以及持续性。
师资	教师应具有不同背景,注重学科互动以及持续的教学能力。
入学资格	学院应为学生提供详细的资料,制定学习计划。列举学生可以得到的学习项目,对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和开发。
行政、财务和资源	强调图书情报学院的独立性以及平等性。院长要营造一个学科互动的环境,包括图书馆、研究室等。

注:根据“2015年标准”整理。

需要说明的是,“1952年标准”将认证层次提升到硕士阶段,“1972年标准”将学科范围扩大为图书情报学。至此,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标准的名称大体上确定下来,即为“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标准”,也称为“图书情报学硕士认证标准”。

总体来看,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资格认证制度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20世纪20—60年代是认证制度的萌芽期,这时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学科自身的问题,诸如学制、师资和图书馆学院的地位等。20世纪70—90年代是认证制度的发展期,这时期图书情报学教育面临生源减少、毕业生就业环境受到挤压等严峻问题,标准重点解决图书馆学与邻近学科的问题,在图书馆学院课程中大量加入文献学、情报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内容,提倡学科间双向交流。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认证制度的成熟期,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回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给图书馆学教育带来的挑战,将系统论、大数据等理论应用于图书情报学教育领域。

3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演变的原因分析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历经了六次演

变,紧跟时代发展,为专业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和原则。笔者认为,专业教育自身变革的内在动力、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图书馆事业的转型,是促使认证标准演变的四大主要原因。

3.1 专业教育自身变革的需要

专业教育自身变革是标准演变的根本原因。首先,图书馆学科需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图书馆学科在学制上应当有统一的学制,在研究范式上应当遵循一定的标准,在课程上要遵循统一的原则,学院应当有高水平的专职师资,保持其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创新性。其次,图书情报学相关协会自身的诉求推动标准的演变。ALA作为连接图书情报学教育和实践的桥梁,为了始终保持对图书情报学教育绝对的控制权和话语权,每年定期召开关于认证工作的会议,听取图书馆学院的诉求。例如,东南图书馆协会(Southeastern Library Association)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召开的图书馆学教育会议,认为五年制硕士教育或许是最好的图书馆学教育方式^[30]。最终,“1952年标准”确立五年制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为标准学位。教学实践与协会组织共同推进图书馆学科向一个地位独立、学制统一、具有话语权的学科方向发展。

3.2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推动标准演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信息技术推动学科整合。自“1972年标准”开始,ALA就将图书馆学定义为图书馆学、信息科学和文献学。这条标准至今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动。学科整合对标准的影响深远,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图书馆学的地位,最终诞生了图书情报学。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改变了学科教学形式与评价手段。1975年,在相关报告建议下,美国图书情报学国家委员会成立了图书馆继续教育网络与交流项目^[31]。“1992年标准”建议图书情报学开始启动远程教育。信息技术使得图书情报学院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整理,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3.3 社会环境的变化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驱动标准演变的重要外在因素。首先,联邦政府出于对教育领域的控制,将认证标准置于统一规划之下。例如,图书馆教育全国计划委员会(Commission on a National Plan on Library Education)的任务旨在评估图书馆界对专业人员的需要,并建议采取适当的行动以满足这些

需要^[32]。同时,联邦政府也资助了一批图书馆的发展,并为培养图书情报学院教员提供财政支持^[33]。其次,终身学习型社会对认证标准的要求。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化,一个人在大学所学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从事工作的需求,因此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有利于个人的持续成长。这与图书馆学科理念中尊重知识的理念是共通的。最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认证标准也提出了新要求。数字资源的永久保存成为实践领域的关注点,也是课程设置中的新方向。总之,认证标准在不断适应外部社会环境带来的变化中完善自己。

3.4 图书馆事业的转型

图书馆事业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事业与认证标准的发展紧密相连。公共图书馆在实践过程产生的理论思想融入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最终促使标准演变。莎拉·博格尔(Sarah C.N. Bogle)在1924—1932年负责图书馆学院认证事务,其儿童图书馆教育思想影响了“1925年标准”,该标准在选修课程方面规定了一部分儿童图书馆方面的课程。图书馆事业的转型也推动了认证标准的演变。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带来了图书馆服务方式的改变,图书馆员除了传统地提供借还书、帮助纳税人填写申报表以外,还要开展网络服务、举办相关活动等。这继而改变了人才培养的方向。21世纪以来,院校人才培养更加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设计个人网站、展示毕业海报等提升学生的计算机能力、沟通能力等。在“2008年标准”中,课程设置上强调要促进图书馆员的发展,保证他们在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2015年标准”中,要求学生在学习数据的全面收集来评估和开发学生的学习成果,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这都适应了图书馆事业的转型过程中对专业人才服务能力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在认证制度的萌芽期,行业协会对标准的修订起了主导作用,该时期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学科内部的问题。在认证制度的发展期,信息技术对标准的修订起了主导作用,该时期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学科融合的问题。在认证制度的成熟期,社会环境的改变对标准的修订起了主导作用,该时期解决的问题是梳理图书情报学与快速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4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演变的特点

综上所述,认证制度的演变大体上分为三个时

期,各个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认证制度演变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图书情报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促进了相关学科的融合以及交流,适应了美国多元化、民主化的社会潮流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各版标准内容以及理念一脉相承,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

4.1 课程设置依信息科学的发展进行调整

课程设置是认证标准的核心,ALA通过确立相应原则对课程标准进行掌控,并不断地扩充课程体系以适应信息化浪潮带来的挑战。“1925年标准”以定量标准为主,将课程分为必修课以及选修课两个部分。“1933年标准”对课程进行了精简。“1952年标准”开始尝试定义图书馆学核心课程。课程方面的变化体现出学科发展的脉络逐渐清晰。

自“1952年标准”以后,由于认证标准将量性标准改为质性标准,因此自“1972年标准”开始没有罗列课程名称,而是罗列课程设置所需遵循的原则,考察图书馆学院课程设置是否符合原则。“1972年标准”还强调课程设置要反映相关各项基础及应用型研究的发现。“1992年标准”中提出要对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做出回应。“2015年标准”提出要对图书馆等信息机构的数字资源进行永久保存。这三个认证标准中课程原则的表述体现了信息科技不仅扩大了图书馆学的内容,而且促进了专业之间的整合。

总之,美国图书情报学七个版本的认证标准不断扩充课程设置的内容,尝试定义了本学科的核心课程,根据社会的快速变化对学科的需要进行调整,加入计算机科学等其他学科的内容,保持了图书情报学的活力。

4.2 师资标准要求趋于严格,入学资格条件趋于简单

师资标准和入学资格使认证标准的条件具备了一定的弹性。由于这两个条件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在历次标准文本中呈现出较大变化。在认证标准的萌芽期,主要将师资标准提升到博士水平,入学资格方面强调实践性。在认证标准的发展期,强调师资的不同学科背景,即将其他学科背景的师资引入到图书情报学领域,入学资格方面则调整为完成本科学业的学生。在认证标准的成熟期,强调师资的综合能力,这不仅包括教师的学术水平,还包括教学能力、学科间互相交流的能力等。入学资格上强调赋予学生更多的权利以及更大的自主权。总体来

说,师资标准趋于严格,而入学资格标准有所下降,各阶段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见表2)。

表2 历次标准中师资要求情况表

标准	师资背景	入学资格	调整原因
1925年标准	各类型图书馆学院标准不一,最高要求为具有其他学科的博士学位	具有2个月实习经历	《威廉姆森报告》的相关建议
1933年标准	具有博士学位↑	具有服务能力↓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成立
1952年标准	强调专职教师的重要性↑	学士学位以及其他学科背景↑	图书馆学科地位的提 升五年硕士项目的 确立
1972年标准	强调跨学科背景↑	无较大变化	计算机科学的影响
1992年标准	强调学科间双向交流以及研究能力↑	加入远程教育内容↓	图书馆学院“关闭潮”
2008年标准	强调对师资的全方位评价↑	强调学生能获取公开信息,不要求具有实习经历↓	系统论的应用、 iSchool运动发展
2015年标准	无较大变化	赋予学生更大权利,鼓励学生进行职业咨询以及学院规章的制定↓	回应社会相关议题

注:依各版认证标准整理。上升箭头表示“比前一个标准上升”,下降箭头表示“比前一个标准下降”。

4.3 强调学科整合和跨学科交流

早期的图书馆学科仅强调管理性,即图书馆经营方法,尚未形成本学科的研究范式。自1928年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后,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向社会学科靠拢。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课程大量出现在图书馆学院的课程中,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再次发生转移,强调文献学、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三个学科的融合与交流。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两种转变,一是跨学科交流,首先提倡其他学科特别是计算机科学成果应用于图书馆学的情形。在图书情报学形成后,提倡图书情报学应用于其他学科的情形,不仅在图书情报学内部进行学科相互交流,图书情报学也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等互相交流学习。二是强调师资上的不同背景,在图书馆学专业产生初期,图书馆学教育没有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的教师,因此需要其他学科背景的教师执教,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强调师资上的不同学科背景,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自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后,情况有了改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输送了大批高质量的师资^[34]。

从时间分布上看,跨学科标准的内容大约每20年出现一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科发展的方向。“1925年标准”中要求图书馆学初级研究生院的师资必须为其他专业博士。“1952年标准”在入学资格上要求学生具有其他学科背景。“1972年标准”首次提出要招收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这既是对图书馆事业的回应,也是提高图书馆学学术水平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上,“1972年标准”扩大了图书馆学的学科范畴,强调其他学科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1992年标准”不仅师资上强调教师的学科双向交流能力,而且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图书情报学在其他学科的应用。“2015年标准”将系统论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的应用置于突出位置。这都是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互相交流促进的体现。

5 对全球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影响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不仅在美国国内发挥了巨大作用,更是依靠着美国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影响了全球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学教育。尽管各个国家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进程不同,认证模式不同,但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在思想理念上影响着全球图书情报学教育。

5.1 树立多元化和办学自主化的理念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本质上是专业资格认证制度,只要达到最低门槛,申请的学校便可以取得认证。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所处地区服务人口的特点和需求制定相应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这项原则自“1972年标准”以来便得到体现。这种强调多元化和办学自主化的理念对全球图书情报学教育产生了示范效应,呼应了图书馆事业中特色化的原则。

5.2 与 iSchool 运动有所冲突,影响力正逐步衰落

如前文所述,图书馆学学科定位最初是偏向管理的应用学科,自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后转变为社会科学,之后受到了信息科学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始出现的图书馆学院“关闭潮”后,多数图书馆学院大力调整学科发展方向,适应新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21世纪以来,以 iSchool 运动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图书情报学院专注于整合信息领域的相关研究院或研究所,引导图书情报学向跨学科方向发展,以适应新的信息环境给图书情报学教育带来的严峻挑战^[35]。2015年底,美国最知名的图书情报学院——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情报研究生院

改名为信息学院,再次证明跨学科融合的趋势不可避免,图书馆学在信息化的冲击下正在逐步丧失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独立学科的地位。

iSchool 运动与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相比,有较大的不同。首先,二者核心理念不同。iSchool 所形成的图书情报学科是致力解决人类信息有效查询和获取的学科,而认证制度确保的只是图书馆事业的人才需求,前者涵盖的内容远远大于后者。其次,iSchool 运动去“图书馆化”特征明显。经过 iSchool 运动10余年的发展,图书馆学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分解,一些与图书馆机构相关的内容正逐渐被边缘化。最后,iSchool 缺少与学科匹配的统一社群。图书情报学社群的最大问题是“图”“情”分立,前者单方面控制了图书情报学教育^[36]。iSchool 运动加剧了“图”“情”分立的趋势。因此,近年来认证制度的影响力有所降低,“图情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

5.3 促进远程教育的发展

远程教育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根本原因是为了吸引生源。在远程教育的早期,由学校提供印刷型教材,教师周末开车前往指定城市给学员上课,通过考察的学员可以取得毕业证书。21世纪以来,远程教育的教学方式经历了由网上公开课到慕课(MOOC)的转变。目前美国图书情报硕士教育基本上由核心课程加上大量的网络课程组成。在课程选择上给予了学生极大的自主权,在学院的规章设置方面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这些改革措施被写入认证标准之中,有力地促进了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

6 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属于教育制度的范畴,是参与认证制度的图书情报学院共同遵守的教育规范。该制度的产生、修改莫不体现出时代的痕迹,反映了当时图书情报学界对专业教育的认识和判断。我国没有与美国相似的专业教育认证标准,与之最接近的标准是2017年3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37]。该文件中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申请条件等内容。其基本条款包括专业特色、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培养环境与条件四个部分。条款设置与美国图书情报教育认证标准较为相近。

与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 2015 年的认证标准相比,我国图书情报学位授权申请条件存在以下四个不足:第一,在专业要求上过于泛化,没有描述学科的理念和原则,缺乏自主性和特色性。第二,在师资上,片面强调科研能力,忽视对师资全方位的评价。第三,在课程设置上,注重量性评价而非质性评价。第四,在人才培养上没有描述学生相关权利。总之,我国的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申请条件更多地注重量性标准而不是质性标准。

我国近 10 年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很大进展,由高层次学术教育走向了宽口径教育,并建立了专业学位制度^[38]。这种“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模式,如果离开了专业核心课程的教育,必然导致本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感觉“好像什么都学了,却又什么都没学”。专业定位不清晰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最主要的问题。

从制度建设上说,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制度与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有很大不同。我国政府对教育的建设起步较晚,管控力度较大,缺乏弹性,主要通过各种指标来反映教学的情况。应当学习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思想理念,借鉴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构建使命导向的教学培养机制,支持跨学科交流,加强师资建设,推动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6.1 构建使命导向的教学培养机制

所谓使命导向,就是遵循一定的原则,各个学校根据图书情报学院的发展概况和发展特点,制定合理、有具体目标的专业培养方案,强调特色性和导向性。就我国而言,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要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各级图书馆的沟通与联系,制定一个清晰可行的目标。这个目标设定的依据在于学院的发展水平以及服务地区的特点。根据目标设置一系列的课程,配套一定的师资。另外,还需要建立配套的教学机制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除了常规的毕业论文写作、实习等,还可以通过团队报告、个人成果展示等多样化、个性化手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6.2 支持跨学科交流

在课堂教学中,专业教师不仅要展示其他学科的成果应用于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情景,也要展示图书馆学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其他学科的成果,学科间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图书馆学教学应促进图书馆学、文献学和信息管理学之间的融合,拓展学科研究

的方向和课题,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作为 iSchool 成员单位之一,整合了图书情报领域的相关专业,不仅提升了其图书馆学学科实力,还促进了跨学科之间的交流,是国内跨学科整合的典范。

6.3 加强师资建设

师资建设是图书馆学教学的基础。首先,图书情报学院应给予教师更大的自主性,鼓励教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其次,要注重组建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注重学院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最后,要鼓励教师到国外图书情报学院访问交流,加强与国外学者的科研合作,把握图书情报学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6.4 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图书馆学教育要注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和谐^[39]。在教学环节方面,要倡导尊重知识、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实践环节方面,要提升学生的服务意识,不断介绍和传授国内外最新研究方法和工具。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要加强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培养多元化、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提高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最终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7 结语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认证制度,从学科层面上说,确立了图书馆学科的独立地位;从学术层面上说,促进了图书情报学领域的跨学科融合;从社会层面上说,回应了美国多元化、民主化社会以及数字时代对学科发展提出的问题。当前,图书馆事业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在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可能性及结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40]。因此,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要为图书馆转型提供充沛的、优质的人才支撑,推动新理念、新方法、新工具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促进图书馆向更广阔的信息机构转型。

参考文献

- 1 Carnovsky L. The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of library schools [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67, 37(4): 333-347.
- 2 Yungmeyer E. The ALA accreditation program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84, 25(2): 109-117.
- 3 丁友贞.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认可制度之探讨 [M]. 台北: 汉美图书, 1994.
- 4 游柱然, 姚利民, 蒋家琼. 美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特点、争议与启示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0, 37(5): 18-23.

- 5 Barron DD.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school[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1; 273-282.
- 6 Wallace 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ograms: a design model[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2002, 43(4): 283-295.
- 7 King V, Cherbas A, Malone L V. From library school to information studie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Oregon librarians then and now[J]. *OLA Quarterly*, 2014, 15(3): 16-20.
- 8 Bilodeau E, Carson P. The role of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in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academic librarians[J].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2015, 31(1,2): 25-51.
- 9 Saunders L.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15, 85(4): 427-453.
- 10 陈传夫.中美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变革的比较与启示[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 26(1): 41-47, 66.
- 11 王梅玲.英美与亚太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M].台北:文华图书馆管理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05.
- 12 宛玲, 缪园, 范瑞娟.国外图书馆情报学教育质量标准的比较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09(5): 19-23.
- 13 于良芝.图书馆学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 134.
- 14 Williamson C C. Training for library service: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M]. Updike, 1923.
- 15 Davis J, Donald G.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J]. *Library Trends*, 1976, 25(1): 113-134.
- 16-20 同 15.
- 21 Carroll C 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J]. *Metuchen*, 1970: 159-168.
- 22 同 21.
- 23 同 15.
- 24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1972[M].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1972.
- 25 陈剑光.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危机与原因[J].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3(1): 52-53.
- 26 Allen W C, Delzell R F. Ideals and standards: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893-1993 [M].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92: 48.
- 27 Ostler L J, Dahlin T C, Willardson J D. The closing of American library schools: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M].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5: 54.
- 28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2008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EB/OL]. [2017-09-01]. <http://www.ala.org/educationcareers/accreditedprograms/standards>.
- 29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2015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EB/OL]. [2017-09-01]. <http://www.ala.org/educationcareers/accreditedprograms/standards>.
- 30 Herdman M M. Southeastern conference on library education, February 29-March 6, 1948 [J]. 1949: 222-223.
- 31 Wiegand W A, Donald Jr G.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history [M]. Taylor & Francis, 1994: 170.
- 32-33 同 15.
- 34 同 21.
- 35 肖希明, 刘巧园. iSchools 运动对美国 LIS 教育的影响 [J]. *图书馆*, 2014(5): 56-59.
- 36 于良芝, 梁司晨. iSchool 的迷思: 对 iSchool 运动有关 LIS, iField 及其关系的认知的反思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3): 18-33.
- 37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EB/OL]. [2017-09-03]. http://www.moe.edu.cn/s78/A22/A22_gggs/A22_sjhj/201703/W020170330385321478577.pdf.
- 38 陈传夫, 陈一, 司莉, 冉从敬, 冯昌扬. 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生学位授权“四个十年”研究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1): 17-28.
- 39 肖希明. 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3): 4-17.
- 40 陈传夫, 陈一. 图书馆转型及其风险前瞻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4): 32-50.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馆学系, 福州, 350007

收稿日期: 2017年9月4日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Wu Tuo Fu Wenqi

Abstract: Using literature surve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paper makes reviews on the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since 1925 and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adjustment contents,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seven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ccreditation,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act of the accreditation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in the world.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ccredited Programs;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